



# 应野平作品选集



# 應野平作品選集

---

出版者 人 民 美 術 出 版 社

(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)

责任编辑：徐震时

装帧设计：张晓君

印 刷 者 人 民 美 術 出 版 社 印 刷 厂

发 行 者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

---

编 号：8027·8950 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8

1985年5月第一版 1985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定 价：32元



作 者 像

# 新意与法度

沈柔坚

画友间有时在一起，读画论画，切磋艺事，相互砥砺、启发，是很惬意的事。野平同志善画又能谈，我们在交谈之中常会为一些共同的感受而欢跃、奋发。他很赞赏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，寄妙理于豪放之外”这句名言，他在山水画创作中躬身实践，从他的许多作品中都可看出。

视觉艺术的绘画，藉生活的形象或客观物体，通过画家的思想感情的融会和艺术的取舍概括，成为各自的绘画语言。形，只是一种凭藉，以形写神才能谈得上意境、气韵。意境与神韵是绘画艺术的灵魂，诗情画意，一脉相通，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是画家心灵加工的结晶。

艺术创作既然是创造性劳动，便忌重复和食人唾余，这就要求不断开拓，以求出新意，山水画更是抒发情性的艺术，感于衷而发之于外，豪迈讴歌或缠绵抒情，都是一种倾吐，有生命的艺术都是由衷放出的。

新和放，离不开生活的深广感受和开阔的胸怀。司马迁周游四海名山大川，气度轩昂，其文有浩然之气。石涛强调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与“代山川而言”，他的画从广阔的自然境界中获得意匠与情趣，使山川与画家“神遇而迹化”，另辟山水画的新天地。“笔墨当随时代”，生活在新时代的画家更须要感受时代的新脉搏，感受山川的新意蕴，从而抒写出时代的新意和画家的个性；否则，只能复制古人的陈迹，或在现成的程式里兜圈子。清代之间，传统绘画尚摹古，陈陈相因，影响所及，曾形成传统绘画发展的一段曲折，这对后来人也是值得记取的。应野平是个有艺术见地的画家，他一向不愿意奉某家为偶像，强调以自然为师，造化在手，为山川传神。足迹遍及东南和西北，武夷之胜，泰岳之雄，雁荡之奇，桂林之秀，跃然于其画幅中。他老当益壮，四上黄山，五到富春……登山涉水搜峰创稿，每到一地都不辞劳，有水探险，要写尽该地奇峰胜境才肯罢休。在他六十八岁四上黄岳时，激动之中赋诗说：“日日攀登不计程，丹青忘却老来身，奇峰自是搜难尽，笑我痴狂一画人。”他的画多是从自然感受和写生中来的，眼见、心悟、手画，自然结合，有时代的生活气息，丘壑变化多，画幅之间具有不同的境界和风致；或平畴千里极目无际，或奇峰叠障直冲云霄，或海阔天空白鸥点点，或深山大壑密林丛丛，或碧波水镜渔舟荡漾……不同的境界、气象，运用不同的技法、画法，给人一种新鲜感，较少雷同，如《黄山入胜亭》、《黄洋界》、《李白望天门山诗意图》、《庐山含鄱口》、《山区春早》、《乌岽（凤凰山纪游）》等，都是各具特色的代表作品。作者善于掌握运用泼墨法和笔墨浓淡枯湿之变化，他认为“泼而有骨，在乎用笔，泼而有韵，在乎用水。”他的泼墨，水墨淋漓，湿而不烂，枯中带润，苍莽华滋，浓淡枯湿浑然一体，画面经营之间，往往在一片富于浓淡变化的泼墨之中

留出一定空白，皴以枯笔或飞白，突出丘壑山石之气势与质感，黑白对比强烈，阴阳向背，刚柔相济，泼中见骨，远看有势，近看有质。我认为，这是这位山水画家泼墨画的特色。

在艺术领域中，绘画与诗、乐更是姻娅之亲，画家也如作曲家一样，在艺术处理上须掌握对立统一的规律，画幅中怎样利用隐显、聚散、疏密、巧拙、浓淡枯湿，黑白或冷热色调的对立因素组成画幅的节奏感与韵律感，构成整体和谐的美。这也可看出一个艺术家在艺术处理上的美学素养与技巧。

“王洽泼墨，李成惜墨，两家合之，乃成画诀。”应野平深知此中妙理，他利用黑白的相互反拨和映衬，显出他的写景画的丰富的“音色”。他常爱说的“对立统一是画诀”，这话，也可说是他在艺术探索与实践中深切的体会和概括的总结。

传统技法随时代而不断开拓发展，水墨画于元代发展到一个新阶段，水晕墨章，虚实浓淡，变化无穷，确是笔宝贵遗产。此后，以墨为主，墨以辅色是传统文人画常用之法。色不淹墨是一种画法，但墨彩并用也未尝不可创出新格，明代画家孙龙的花卉画，纯粹是用色彩写的，现在看来，就象是有笔有色的生动的水彩画。近代如虚谷、任颐、吴昌硕及齐白石，在墨彩结合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，别开传统文人画的新领域。应野平有悟于此，他主张放开视野，广为吸收中西艺术之长处，他对历代的传统绘画深有研究，少时下过临池的苦功，能掌握多种多样的技法；五十年代之后，对西方绘画发生兴趣，孜孜钻研，从中吸取其色彩的方法。任何探索都须经过理解与实践的过程，他的墨彩结合的画也是从开始阶段多少带些生硬而臻于和谐一体的。他主张中国画要发展，必须吸收外来养分以丰富自己，但又不是西化，不论怎样吸收，仍是具有中国民族绘画的特色，只是更丰富了。我认为这是正确的，生搬硬套决不能代替创造，这是善于不善于学习的问题。敦煌莫高窟绘画不是吸收了印度、波斯美术的养料而更富有自己的特色吗。近代西方绘画受东方艺术之启发而崛起印象派，一新西方美术之面目，但她仍然是西方传统的演变，这也说明：吸收他人是为了化为己有，借鉴是为了创造。

绘画是具形的诗，对山水画说来，景是画家性格和情趣的返照，在画家眼前的自然风景就是意味着一种情意，景物的意蕴深浅与人的学养情趣往往是紧相关联的，意境的深浅，格调的高低，也有系于此。作为造型艺术的绘画，是手由眼使，眼由心使的。归根到底，思想境界是主导艺术实践的。见——思——画，三者一体地协调，进入山水画家应野平的创作境界。

中国传统习艺重师承，在学习阶段，把某个老师或哪个家派的技法学到了手，本是正常的，但封建宗法传统观念是束缚人思想的紧箍咒，有的老师往往要求学生学得与其一模一样，否则便视为“离经叛道”，使不少人学了谁，一辈子便象谁，成为一种模式；有的人便以笔笔有出处有来历而自诩是传统的“正宗”、艺术的“正统”，这是艺术发展上的障碍。自古以来，真正的艺术家总是不甘于划地为牢或寄人篱下的。学习前人是为了后来居上，自辟蹊径，另立面目。宋代张邦基说得好：“凌厉钟王，直出其上……若直尔低头就其规矩之内，不免为之奴矣。”石涛喜引：“不恨臣无二王法，恨二王无臣法。”

（张融）以及“南北宗我宗耶，宗我耶……”等话，自题其画，这些创见和革新的精神很能开启我们

的思路，壮敢于创新立异的胆量，应野平不囿于学习哪一家，他力主取众家之长，借古以开今，而自出新意，一般按老法画山水，多是先勾皴后烘染着色，也有先勾简单的淡墨线，着色后勾深墨线，再敷色；但也有深墨淡墨与色彩同时画的，等等。但是，艺术创作不能拘于一套成法，成法只能是一种借鉴。法，是人创造的，也是为人所用的，法进入化境，才能出现高的艺术境界，画家如果按一套工艺程式地去作画，诗人死板地按平仄韵律框子去作诗，画意诗情也就难出了。出新意与技法的突破又是密切有关的，有时见野平作山水画时，他多用浓淡墨大笔点成块面，乘湿时勾线，干后再加树木屋宇等等，有些地方再用焦墨提一下，水晕墨迹层次交叠，显得浑厚华滋，他不为成法所缚，常是采取不同的表现技法去表现不同的境界和情趣，不满足已取得的成果，常求变法，作多种多样的尝试。一个画家用不同方法作新的尝试，本身就是创造，往往必须经过苦心孤诣的探索，反复探索尝试而出新意、成真趣，如果老是照着一种法式画，千篇一律，又谈何创造，新意又从何而来呢。

应野平是位出色的山水画家，同时也是教学有方的美术教育家，他在教学时一面把他的技法、经验教给学生，一面又引导学生不要死学一个老师，鼓励后进要善于学习，敢于探索和独创。“浑厚苍茫笔意真，经营敷色亦清新，雄心欲自开门径，不向时流步后尘”——这是他看到一个高足用自己画法写黄山景色之后，感到高兴而题赠他的一首诗。我常听野平说，有的善于学习的学生，提出一些问题，使他一时都答不出来。这常引他进一步思考和钻研，当他解答了疑难，也获得了教益。的确，教人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。

画家应野平已届古稀之年，一生精心治艺，勤奋作画；建国后，在其深厚的传统山水画技法的根底上，努力探索出新意，一步步获得良好的成果。近年来，创作意气更加旺盛，更显出他自己的艺术风格。今画集即将付印，嘱我写序，谨以一管之见，述说我读其作品之后的一些感想。创作与鉴赏是相互补充的，画坛同道和聪明的读者，自会从其作品中见到我所没见到的东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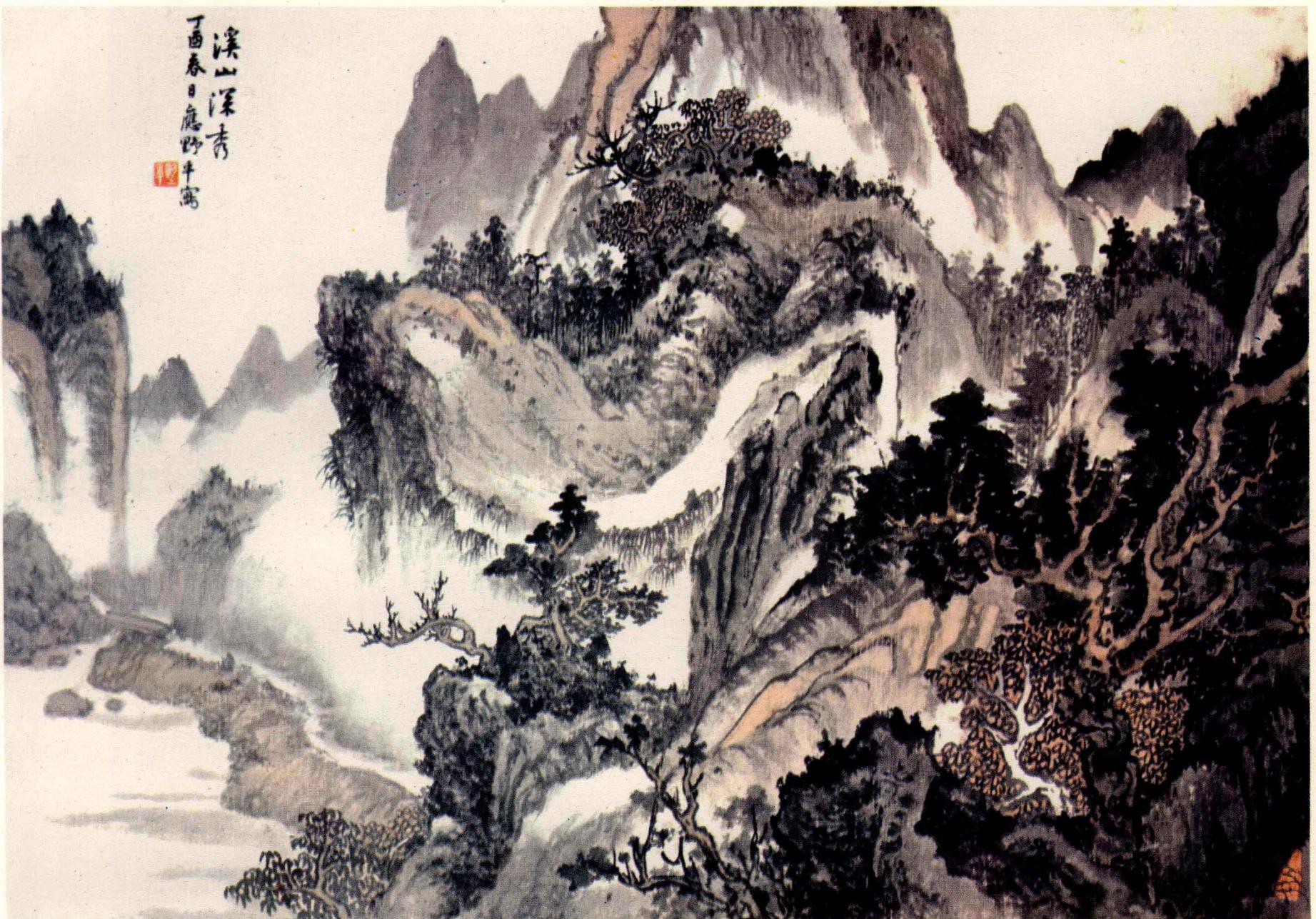
1980年8月于上海

## 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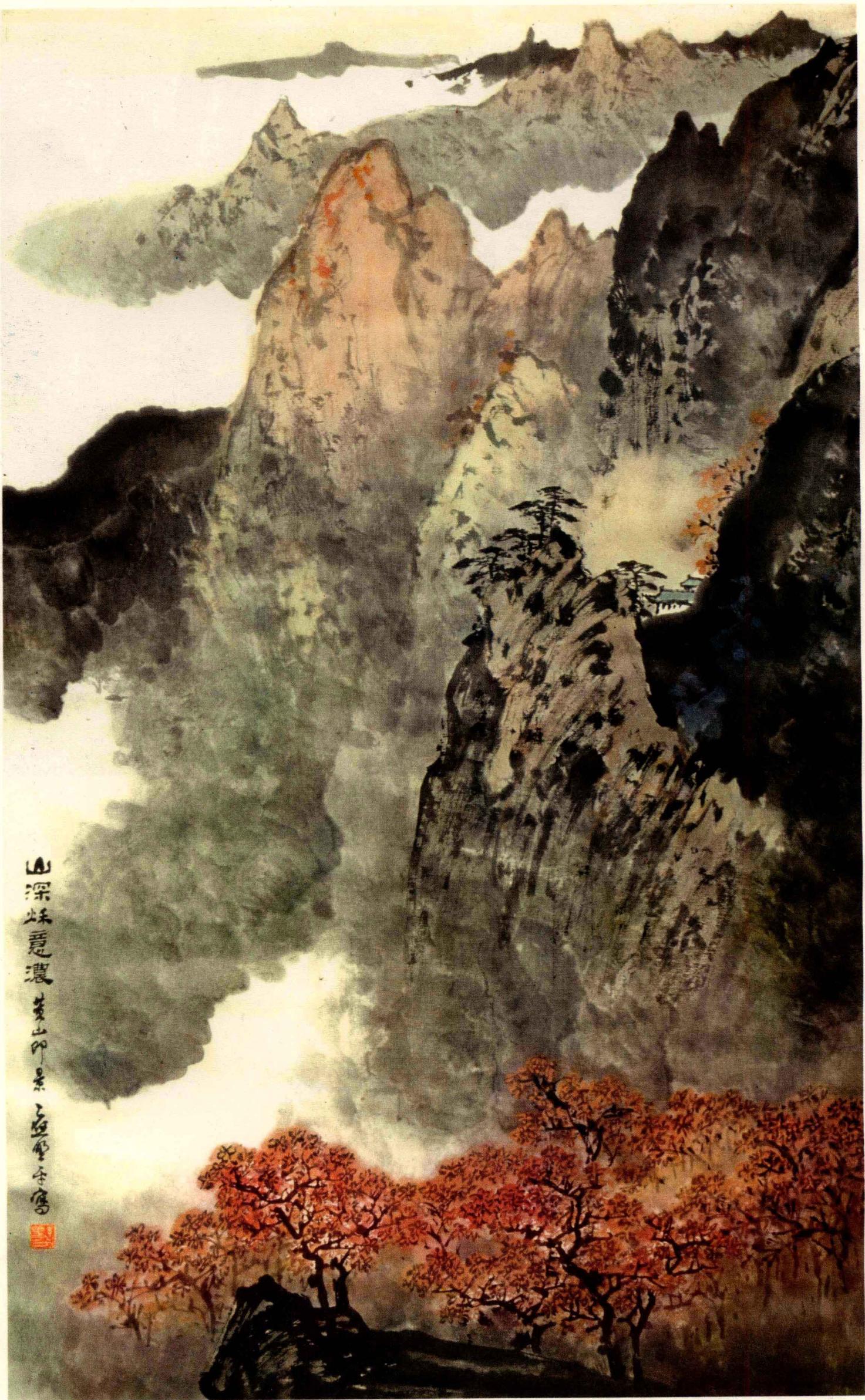
新意与法度	沈柔坚
溪山深秀 (46×66厘米)	1957年作 1
山深秋意浓	2
黄岳烟岚 (67×45厘米)	1978年作 3
滔滔东海碧 (90×45厘米)	1979年作 4
白云飞瀑争奇秀 (97×60厘米)	1980年作 5
秋在山区阡陌间 (34×45厘米)	1964年作 6
黄洋界 (27×34厘米)	1964年作 7
万寿山春日 (150×390厘米)	1979年作 8—9
泸定桥	1977年作 10
延安春色 (65×48厘米)	1978年作 11
海岛风光 (69×46厘米)	1978年作 12
江南春早 (65×49厘米)	1978年作 13
汕头岩石 (38×83厘米)	1976年作 14
无限风光 (200×400厘米)	1975年作 15
旧貌变新颜 (105×70厘米)	1977年作 16
仿黄鹤山樵	1950年作 17
绍兴东湖 (59×46厘米)	1956年作 18
岩石小景 (45×34厘米)	1961年作 19
天游俯瞰 (30×22厘米)	1962年作 20
水墨山水 (53×35厘米)	1979年作 21
黄山宾馆 (45×35厘米)	1978年作 22
富春江水库 (21×29厘米)	1974年作 23
幽谷泉声	24
黄山西海门 (70×47厘米)	1978年作 25
山村暮色 (68×61厘米)	1963年作 26
山涛翻石出	27

<b>黄山晴雪</b> (94×34厘米)	1963年作	28
<b>三峡云峰</b> (94×34厘米)	1963年作	28
<b>清凉台上看云飞</b> (65×49厘米)	1978年作	29
<b>常熟人民公园</b> (27×34厘米)	1972年作	30
<b>云山无尽图</b> (69×46厘米)	1979年作	31
<b>山居图</b> (48×45厘米)	1973年作	32
<b>黄山半山寺</b> (24×18厘米)	1977年作	33
<b>黄山清凉台</b> (97×54厘米)	1978年作	34
<b>上海之春</b> (68×68厘米)	1964年作	35
<b>长江之滨</b> (65×48厘米)	1978年作	36
<b>黄山光明顶</b> (78×47厘米)	1978年作	37
<b>爱晚亭</b> (70×52厘米)	1978年作	38
<b>庐山仙人洞</b> (68×45厘米)	1976年作	39
<b>秦岭雄姿</b> (12×55厘米)	1975年作	40—41
<b>溪流激湍</b> (12×55厘米)	1976年作	40—41
<b>庐山香炉峰</b> (108×52厘米)	1976年作	42
<b>天童揽胜</b> (48×91厘米)	1963年作	43
<b>梅山即景</b> (70×52厘米)	1978年作	44
<b>青绿黄山</b>		45
<b>雄关漫道真如铁</b> (100×61厘米)	1978年作	46
<b>庐山含鄱口</b> (73×48厘米)	1976年作	47
<b>梅园雪景</b>		48
<b>穿山岙 (蚂蚁岛)</b> (24×31厘米)	1974年作	49
<b>渔村小景</b> (21×28厘米)	1974年作	50
<b>桂林市景一角</b> (22×30厘米)	1975年作	51
<b>溪亭观瀑图</b>		52
<b>云山图</b> (60×48厘米)	1978年作	53
<b>梅山云雾</b> (70×46厘米)	1978年作	54
<b>匡庐揽秀</b> (60×46厘米)	1978年作	55
<b>三峡云峰</b> (65×49厘米)	1978年作	56
<b>还珠洞</b> (22×30厘米)	1975年作	5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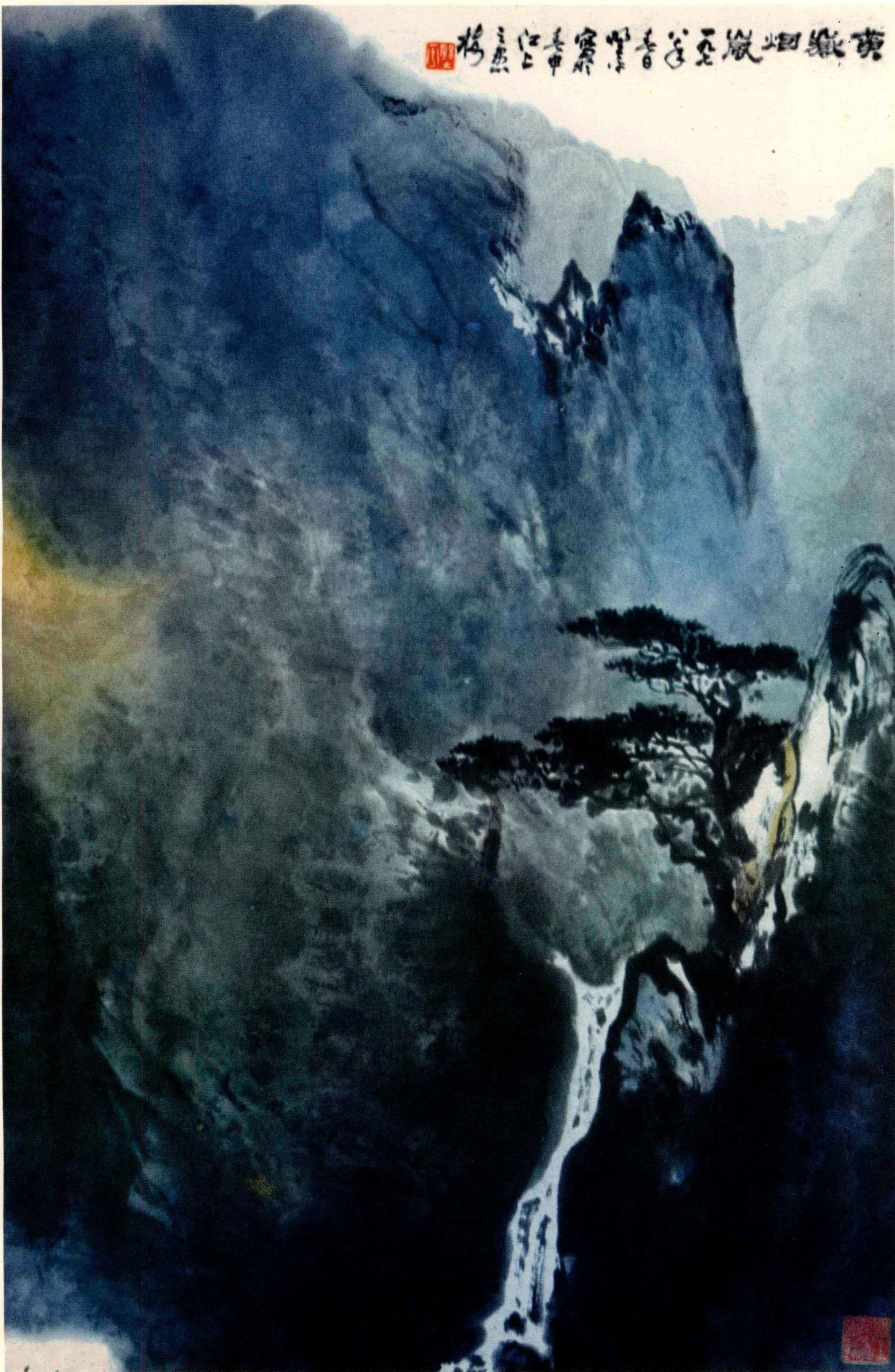
<b>黄山云海</b>	(68×46厘米)	· · · · ·	1976年作	58
<b>云天辽阔</b>	(47×35厘米)	· · · · ·	1976年作	59
<b>黄岳烟云</b>	(92×49厘米)	· · · · ·	1979年作	60
<b>遗兴山水</b>	(35×46厘米)	· · · · ·	1977年作	61
<b>黄山入胜亭</b>	(24×18厘米)	· · · · ·	1977年作	62
<b>黄山立马桥</b>	(24×18厘米)	· · · · ·	1977年作	63
<b>黄山奇峰</b>	· · · · ·	1977年作	64	
<b>庐山朝晖</b>	(100×54厘米)	· · · · ·	1975年作	65
<b>山中秋色艳于春</b>	· · · · ·	1978年作	66	
<b>黄山石笋矼</b>	(80×60厘米)	· · · · ·	1975年作	67
<b>泼墨云山</b>	(12×55厘米)	· · · · ·	1976年作	68—69
<b>千帆迎晓日</b>	(365×120厘米)	· · · · ·	1961年作	68—69
<b>好山多艳色</b>	· · · · ·			70
<b>长江远眺</b>	(65×49厘米)	· · · · ·	1978年作	71
<b>九龙飞瀑来天际</b>	(71×50厘米)	· · · · ·	1978年作	72
<b>泼墨云山</b>	(69×45厘米)	· · · · ·	1979年作	73
<b>奇峰耸秀白云舒</b>	(92×49厘米)	· · · · ·	1979年作	74
<b>李白望天门山诗意图</b>	(68×46厘米)	· · · · ·	1979年作	75
<b>云山无尽图</b>	(60×60厘米)	· · · · ·	1979年作	76
<b>松云飞瀑</b>	(96×60厘米)	· · · · ·	1979年作	77
<b>松涛流水自成音</b>	(137×68厘米)	· · · · ·	1979年作	78
<b>山色遥天一望深</b>	(69×46厘米)	· · · · ·	1979年作	79
<b>桃花溪畔</b>	(69×46厘米)	· · · · ·	1978年作	80
<b>黄山石猴奇境</b>	· · · · ·			81
<b>新安江畔</b>	(70×47厘米)	· · · · ·	1978年作	82
<b>黄岳奇峰</b>	(69×47厘米)	· · · · ·	1978年作	83
<b>沈家门气象台远眺</b>	(21×28厘米)	· · · · ·		84
<b>峰峦无定白云寒</b>	(68×45厘米)	· · · · ·	1979年作	85
<b>白云忙似我</b>	(89×48厘米)	· · · · ·	1979年作	86
<b>重峦叠嶂</b>	(62×62厘米)	· · · · ·	1980年作	87
<b>滔滔东海碧</b>	(局部)	· · · · ·		封面



溪山深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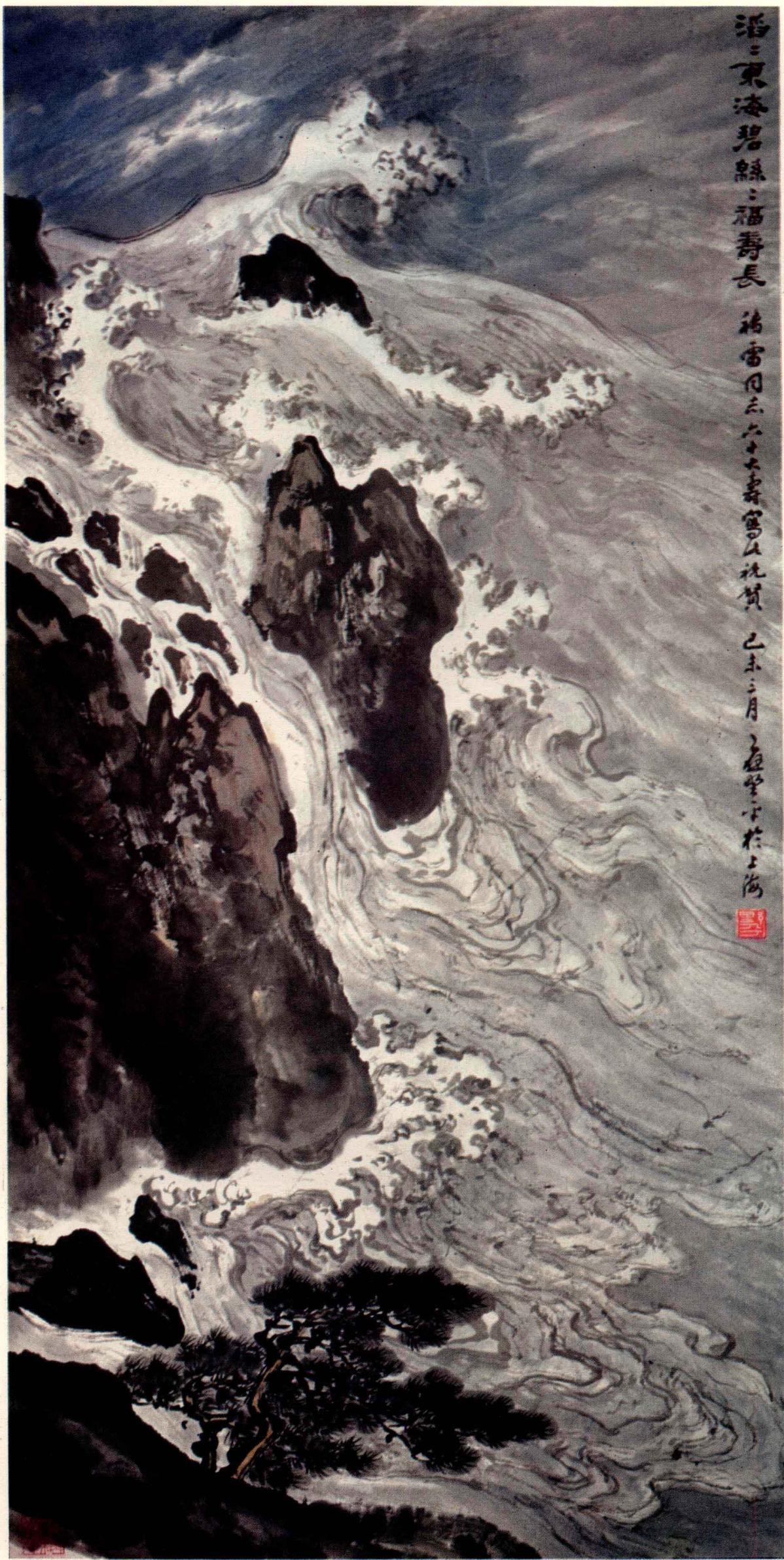


山深秋意浓



黄岳烟岚

滔滔東海碧 縱：福壽長 福雷同六十大壽寫此祝賀 己未三月 丁應華於上海



滔滔東海碧



白云飞瀑争奇秀

秋在山区阡陌间 甲辰秋 鹰舞平



秋在山区阡陌间



黃 洋 界